

青閨錄

婦女

淡食老人手錄

列女傳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家作召諸子謂曰
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幼初歲時祀不理
吾從汝謁往監之慎房中之守吾夕而返于是天陰還失早至
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問之對曰
妾歸視私家語諸奴孺子逮夕而返妾恐其酺歡醉飽人情公
有也妾返早故止閭外穆公聞之賜號母師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見魯君老太子幼倚柱而嘆隣婦問之曰
昔有客馬逸踐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

百里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

韓詩外傳魯監門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于衛馬逸食吾園葵是歲失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趙隱之母蔣氏見苜蓿花大如車輪旁有神人守護戒勿洩則享富貴年九十四歲向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於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號爲花粧宮人皆效之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方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頰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范文正公女孫病狂嘗閉一室窗外有大桃樹一株適盛開一文斷櫃登木食桃花幾盡自是遂愈

花史昔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鷄爲饌姑食而死姑女訴之官不能辯臨刑折石榴花一枝祝曰妾若毒姑花卽死若生誣枉花可復生已而花果復生時人哀之立塔表其事

歐陽知頴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齒齒笑以爲媚注若齒痛不能笑也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妲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樂府歌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

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

趙飛燕外傳飛燕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若此衣之芳茜乃號石華廣袖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奴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輦絹聚紅淚爲寄

開元遺事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咽之又嘗含一玉魚藉其涼津沃肺

九國志南漢鍾允章劉晟時爲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牢氏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鬲止用一鈿尚且接待賓客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何足貴也乃出鈿以示允章允章大慚自是稍揮散矣

揚雄蜀都賦躑躅淒秋發陽春躑躅犯切注以足踏地而歌曰躑躅夫人侍兒賈佩蘭歌上臺之曲連臂踏地爲節聲薄雲霄

趙飛燕外傳漢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飛燕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酒酣風起后揚袖曰僂乎僂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父之風止裙爲之縞號留僂裙昭儀外傳披香博士綽方成宣帝時宮人成帝時教授宮中稱合德爲禍水

隋遺錄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多憨態時虞世南草敕於帝側命世南賦詩爲絕句曰

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顰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
枝旁輦行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
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奉黃金百斤爲買笑
錢薔薇爲賣葵花自此始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
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
百花舞

花窠集柳枝娘洛中名妓也聞誦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
贈義山乞詩

採蘭襍志甄后旣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銜赤珠若梧子
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藏形不見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
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故后髻每日不同號靈蛇髻宮人
擬之十不得其二三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并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劉伯妻
歿投水爲神

女史瑩娘画省日作一樣號爲眉癖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
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
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
見后而嘆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
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
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

漢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

漢武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祀之遂關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

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覩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栢臺燒後神少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爲亂大者抵罪或天死無復驗云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

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劈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其手手
卽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鈇弋宮解黃帝素女之
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
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
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
而卒旣殯屍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
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屍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
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
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
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
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
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
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
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
三日後失之 其後貴妃歿於馬嵬及明皇遷西內時每至春
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
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夢杳杳而不能得適
有道士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
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
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
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

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鬟童復入俄有碧衣侍
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碧衣曰玉妃方寢請
少待之良久而碧衣延入見玉妃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
舄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
曰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曰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
於皇上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侍輦避暑驪山
宮秋七月牛女相見之夜獨與上憑肩而立仰天感牛女事密
相誓願世世爲夫婦此獨君王知之因自悲曰由此一念不復
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
使者還奏上皇心嗟悼久之

馬融女倫爲袁隗妻有才辨家世豐豪資粧甚盛初成禮隗欲
相難戲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於珍麗乎答曰慈親垂愛不
敢違命君若能慕鮑宣梁鴻之高誼妾敢不從少君德曜之故
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尊姊未適而妹先行可乎答曰
妾姊高行殊色未遭良配用是遲遲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
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答曰孔
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譖固其宜耳隗
默然終不能屈

許允之嬖有德無容允之曰嬖有四德卿有幾德嬖曰妾所不
足者容耳吾聞士有百行君有幾行許曰殆皆備也嬖曰人若
不自知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備耶允之大慙禮敬終身

漢成帝時趙飛燕與妹合德皆姿容絕世常戲爲卷髮號爲新

興警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以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冊孟氏爲后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他日國有異變必此人當之

宋太后高氏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蚤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當思量老身也遂崩

太原被圍李克用數敗憂窘大將李存信勸且止入北邊以圖後舉劉夫人聞之罵曰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所擒乃今欲躬蹈之耶公昔走韃靼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再一失守誰復從公者克用悟遂止

歐陽池係嫡子兩兄皆庶出父析產欲厚嫡池妻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差等乎父曰無異馮曰服無差等財產豈可有異應均分爲宜父嘆服從之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於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無忝先人矣母惻然曰汝能如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恐未必如前人也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鷲酷烈號曰屠伯母見其論囚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過殺不意將老將見長子被刑也遂去歸歲餘

果爲府丞以誹謗上告坐不道棄市

國朝橙墩豪邁好客一日設宴忽失金杯家人四覓有愛妾蘇氏誑曰杯已收貯不須尋矣及客散語公曰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故令名流各懷不安致失歡洽乎公稱善

劉道真微時嘗漁澤中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乃殺豚進之道真食立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部郎嫗兒爲令史特超用之不知其故歸以告母母爲具道始末

章郇公得象之祖高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夫人練氏智識識過人常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饒美姬以進太傅歡飲盡醉乃密釋二將使之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猶居焉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贈夫人且以白旗一面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此爲識當戒士卒勿犯夫人乃返其金帛遣人謂曰君幸思舊德願全合城性命倘必欲屠之吾家願與衆俱死不忍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城賴以完

韓信微時貧不能自食釣於淮水有漂母者知其不常乃飯信信曰我必報我母曰我哀王孫而進食敢望報乎及信佐漢封淮陰侯以千金謝之官其子爲都尉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並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光字德曜肥短黑醜力能舉石擇對不嫁年已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

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鴻家貧賃舂於臯伯通廡下光每爲饋食必舉案齊眉深致敬禮終身不少怠

晏嬰相齊其僕爲御而出妻從門間窺其夫乘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爲自得旣而歸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抑常以自下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怍服後自損抑晏子怪之因以實對晏子乃薦爲大夫

楚昭王夫人齊國女也王出遊留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迎之忘持符夫人曰向與王約召必以符今來人不持符未敢輒行使者急還白王取符復至臺早崩夫人已溺死

明文皇入正大統怒鐵鉉拒命擒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爲樂婦有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各獻詩以明志奏上文皇曰彼終不屈其志可憐乃赦出之命適士人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嘗服澣濯之衣曰當爲天地惜福或上怒回言必詢處何事憾何人從容泣諫不可暴怒冤枉殺人活一性命子孫獲福國祚悠長及病劇不肯服藥強之必不從曰死生有命盧扁何益使服而不瘳寧不以愛妾之故而遷怒諸醫乎及崩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唐任環爲兵部尚書妻柳氏至妒中年無子太宗賜以二艷女柳氏每加凌虐以藥爛其髮使禿上聞之怒乃以金瓶置醎酒賜之勅曰飲之當立死不妒不須飲也柳拜曰人生至此誠不如死願乞飲盡使姑止之還報太宗謂環曰人死且不畏^其奈

之何令以二女別室安置

李衡爲丹陽守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每諫不聽及卽位
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無恐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異於天下
必不以私嫌殺人君宜自囚表列前失明求受罪當違見優饒
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果詔曰衡以往嫌自詣司獄其遣還郡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失不免
笞楚後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甚將謀
爲變母知之急出坐廳事會集將佐立景讓於庭大聲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萬一致一方
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且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
乎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諸校皆爲之請良久乃釋士衆嘆服
軍遂以安

某家娶婦之夕一賊穴壁已入矣會地有大木觸而倒破腦死
燭之乃鄰人也倉皇間思欲彌禍舉家無計新嬪曰無妨令空
大箱納尸於內悄悄至賊門剝啄數下疾趨而返其嬪開門見
箱謂是盜來之物疑夫復往他所行竊乃欣然收寘經日不見
夫還方發箱點視卻是夫屍欲聲張又莫知誰殺且屍實在家
恐反爲鄰舍誣陷更無推諉乃密瘞而遁

司馬懿夫人張氏有智畧懿懼曹爽謀害托病瘋痺不起一日
晒書庭忽暴雨至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氏卽手殺婢以
滅口而親自執爨

隋文帝時雷州總管趙訥貪虐不法狸獠多叛夫人鄭氏力諫

苦爭了不知改將至敗壞因不得已密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陳訥罪狀上置訥於法卽勅夫人掌州事招慰叛亡乃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遍州郡宣述上意所至皆感泣降服及歸仍謹守訥喪不復視事上雅重之詔封爲誠敬夫人命其子襲爵

虞韞妻趙氏嫁女臨去勅曰慎毋爲善女曰不爲善將爲惡乎曰非也有心爲好則人必忌之善尚不可爲况其惡耶

劉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嫁之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婢女百餘咸執刀帶劍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謂婢請去婢稟曰新郎怯甚願且撤去妹笑曰半世相殺漢尚畏兵刃耶旣爾心不穩姑暫爲君卻之

無鹽者齊之醜女髮黃肌黑目深鼻聳耳至面凹聞西施患心疼嘗捧而顰人愈以爲美亦效之見者欲嘔年三十而無人與婚乃自詣於齊宣王門爲陳時政王大駭服拜爲后

宋山陰公主適何戢謂文帝曰陛下六宮數妾惟駙馬一人何不均之甚帝哂之吏部褚彥回美鬚容一日值宿西閣主夜就之不爲移志主曰公髯如戟何無丈夫意趣褚曰臣雖不敏不敢首倡亂階

唐玄宗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皇情不悅楊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喜方知迴雪流風可以旋天轉地一日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書史上笑曰是成帝獲飛燕記因其身輕若不勝風恐其飄翫

爲水晶宮令宮人掌之而舞復笑曰爾則任吹多少蓋謂妃子微有肌也妃曰霓裳羽衣一曲似可掩映前古上曰朕纔戲卿便欲喚乎

王凝之娶謝夫人既婚甚薄凝之既歸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亦頗不惡汝何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韶邁未_淵不意天壤間乃復有王郎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畋知女意密令覘之因見其貌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桓溫尚晉公主溫西征李勢破之取其妹爲妾因懼主置之外宅主竊知之自率宮婢而往女方梳粧未竟散髮而前云國破家亡不勝含羞以至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主擲刀於地前抱其頸曰吾見猶憐何況老奴遂載與俱歸

石崇富甲天下見綠珠_珠美卽以明珠十斛買之後以佐客趙王倫見而悅之使人諷崇崇不之許倫怒乃謀殺崇欲圖珠珠聞崇變卽墮樓而死

明楊文忠公在內閣時夫人已去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喜慶大臣命嬪皆入朝賀后聞公無婦命召其婢至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曰此回楊先生恐不能認矣明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限常例其眷遇之隆古今無比生男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南京大常復與榮封

明皇臨沉香亭召楊妃妃被酒新起命高力士從侍兒扶挾而至輕盈丰韵嫋娜不勝翩躚飛舞宛如玉樹臨風上斜眼睨之笑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耳

明松陵葉氏仲韶有三女幼名小鸞才色雙絕詩文並美晨起未及梳粧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帳問安因見其貌美甚乃笑語之曰我見猶憐未識畫眉人道爾何如也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曉起卧於含章殿檐下適有梅花一片落於主額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後人爭效之爲梅花粧楊貴妃與祿山嬉遊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子胸乳間妃慮上見痕乃以金爲訶子遮飾之宮中悞爲美觀皆相效焉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抱置膝上偶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洿袴醫者曰得白獺髓襍玉屑與琥珀拭之當滅痕及瘡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婢見之悉以丹脂點額以要寵

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有女甚姿慧屬之覓婚嶠有自娶意答云佳婿難得倘如嶠比若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報姑已覓得婚處門第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爲聘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女以手披紗扇擊嶠首低聲含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今却果如所卜

唐白樂天有妾一名樊素口如含桃一名小蠻腰如細柳嘗有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隋煬帝尚奢華堂殿樓觀窮極侈麗後宮美女動數千鳳舸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特憐之由是爭長蛾行宮官吏日進

供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帝每倚簾熟視移時不去復以合歡
木棗賜絳仙絳仙以紅綃箋上詩稱謝帝喜謂侍從曰絳仙非
惟姿容秀美觀其才調真女相如也又爲建迷樓樓上設四寶
帳一名散春愁一名醉忘歸一名夜合花一名延秋月常與嬪
娥及絳仙輩寢處其間

隋煬帝所寵幸袁寶兒駿冶多態時洛陽進合歡帶迎輦花帝
令持之號司女花一日謂虞世基曰寶兒雅多憨態卿試嘲之
因爲詩云學畫鴟兒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
寵常把花枝傍輦行

薛瑤英號香兒自幼以香屑襍飲飼以啗之及長肌膚香艷姿
色妙絕元載得之寵愛特甚爲之建芸香堂金絲帳却塵褥衣
龍綃一襲舉之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蓋其體輕而不勝也
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羽乃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母送使者
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
死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王好色而亡德亂
之興自婢子始請伏誅王悟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主
曹操旣立丕爲太子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母
憲英英曰魏其不昌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宜戚
主國宜懼而反以爲喜其何以久

景伯爲貝丘令母崔氏賢而明識有民婦列其子不孝伯白其
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坐使其

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慙其
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天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泣涕請歸然
後聽之去後母子卒以慈孝聞

周主禪位於隋楊堅稱帝竇毅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
曰我恨不爲男子救母氏之難毅及襄陽公主亟掩其口曰汝
勿妄言致滅我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唐太宗罷朝怒言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
廷辱我后退急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
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敢不敬賀上悅

唐徐惠妃以太宗東征高麗及繕玉華翠微等宮上疏諫其畧
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
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上
善其言

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歸其屍其母不哭曰奚奴國家何負而反
死已晚矣唐德宗聞而賢之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母謂曰順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我死乃孝子也從逆而我生是戮我也昌齡遂舉城
降唐泚

浙江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
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但願諸孤學問有成此財非力掙義不
敢取命掩而築之

趙匡胤母杜氏聞陳橋之變嘆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

尊爲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羣臣稱賀母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何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得道則此位可久否則求爲匹夫不可得太祖曰謹受教

蜀主孟昶降宋至汴卒母李氏聞之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旣死我何生爲遂不食數日而沒

召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歸以告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程頤聞之曰賢哉母也遂終身不就舉

明應天淮清橋女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其孤幼無倚令爲男裝携之旅遊七年父亦死善聰卽

詭名曰張勝仍襲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爲女也約爲伙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偕英返南京己年二十矣乃巾帽往見其姊姊言我無幼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殊甚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哭且誓曰妹此身苟汚有死而已然須明白以表寸心其鄰有穩婆居姊密呼驗之實果處子始嘆服相持慟哭卽爲改裝越數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出見忽爲女子矣大驚駭問始知其故怏怏而歸殊有所失深恨往事之愚乃告其母母亦嗟嘆時英未室賢之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無人疑乎有親鄰來勸則泣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

喧傳稱爲新聞奇事適^有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送縣判爲夫婦復爲之上聞以旌其貞

洪武時太祖嘗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太后聞之是日乃茹素上問何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先生賢者妾不能救實爲罪人聊用持齋以資冥福上悟卽馳驛赦之

庾友婦桓宣武帝豁女也溫旣誅庾希將及友桓女徒跣求進閣禁不納女厲聲叱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爾敢阻抑不聽我前因排闥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脚短三寸行常因人復能作賊否溫笑曰婿故自急耳無傷也遂原其一門

靖康二年長樂女申屠希光大^{有詩才旣適秀士董昌遂不復事吟咏食貧作苦晏如也有郡豪方六一聞其美而工於詞賦心甚慕之乃密使人誣昌陰致重罪至族復佯爲周旋得輕比獨殺昌妻子俱免因使侍婢通慝慙強妻焉希光具知其謀謬相許密寄其孤於昌友求利刃挾以往好言致謝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喜以禮葬昌希光僞爲色喜艷粧入室候六一至刺之帳中立死復詐言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妻兒盡殺之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悉召村民具以故告且曰我事畢矣將從夫於地下遂自刎死}

王莽時瑯琊曲海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令杖殺之母思報冤家貲故豐乃釀醇酒買劍衣服少年來沽者輒賒與之衣服者假之不問直數年而財盡諸少年感其德相與謀償母泣謂曰所爲厚資君者非求利望報也徒以邑宰妄殺我子且殘

暴久爲民害諸君肯共除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母自稱將軍引衆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爲叩頭請免母曰吾子罪不當死爲宰枉殺自古殺人者死律所當然更兼爲害於民非一日矣又何請乎遽斬宰梟其首以祭子塚因遂以兵屬劉盆子

明謝天瑞高王母李氏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皆無恙未幾伯以縣逋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因道所以李曰歲云暮矣而不能脫伯兄於獄何顏稱丈夫乎爲問所逋幾何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當亟出之高王父曰需新歲矣將母爲新婦容耶李大怒取而蹂踐之誓不以飾家人敬服因爲完課遂釋歸

劉志遠至晉陽議斂民財以賞軍士夫人李氏曰陛下因河東創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復厚人必無怨心從之中外大悅

姚廣孝初祝髮姊戒之曰汝旣爲僧當發慈心及聞預靖難嘆息曰佛本慈悲當如是耶及爲少師還吳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到寒家不納廣孝不得已乃易僧服進謁姊堅不肯出家人咸勸之強出立中堂廣孝連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耶幾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言畢進內遂不復見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宣言軍中欲立黥檢爲天子太祖惶遽歸告家人曰人心洶洶如此將奈之何姊方在厨下治麪卽引麪

杖擊其肩逐之曰大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嘿悟慨然而出

王經少苦貧仕至二千石母曰汝本寒家子今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從為魏尚書及曹髦被難誅經因泣謂母曰不遵母勅以至今日愧悞老母矣母顏色不變了無憾容笑曰人誰不死向所以止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今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以此卒命何負我耶

孟昶妻周氏昶弟覲妻其從妹也家並豐財初桓玄嘗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深自惋失及劉裕等建義與昶定謀昶欲散家資以克軍食謂妻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以雪我憤卿幸蚤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起周追昶坐語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以佐餉耳因舉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托以他用傾貲給之將及起事又說覲妻共出衣飾悉以付昶而家人咸莫之知

明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嚴相國嵩得罪謫保安丞時總制楊順巡撫路楷皆嚴客受世蕃指合策除鍊乃捕白蓮教竄鍊名入籍論斬沒其家并取其二子杖殺之復移文檄越逮公長子名襄字小霞至則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俱被劾逮治襄得末減問戍止與一愛妾赴戍所中道又聞嚴氏將使解役謀殺之襄驚懼欲逃而顧愛妾不能割妾已會意謂曰君身沈氏宗祧所

係第去勿憂我自有處襄乃給押者言城中有年家某負我金索可得以佐路費押者卽利其貨又恃妾在不疑縱之往久不返急往詢云未嘗至復返叩妾妾持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不返必汝受嚴氏指戕殺吾夫觀者如市不能剖訴於監司亦疑嚴氏真有一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尼菴立限責押者踪緝久之不得屢受杖責無可奈何反哀懇於妾云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間逸去後嚴氏敗襄始出訟冤詔捕順楷抵罪因復得與妾相聚一時盛稱其事楚人江進之盈科深嘉其賢爲作沈小霞妾傳以誌其笑

萬曆中有邑宰坐事係獄久不得雪自分必死而傷無嗣乃破產營室置妾於近處以賂典獄陰出入焉有姪不肖竊其貲入賭博場爲邏卒所疑窮詰之因盡吐實引以潛歸宰方與妾對食中堂猝至大驚失箸妾急起迎曰翁膽薄無相逼爾曹與翁素有隙耶曰無之曰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掌第隨我行當以飽汝而目送翁俾逸去邏者顧婦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宰而羣尾入房妾指卧牀曰金在其巔携一小梯而登衆自下調謔殊不爲怒笑聲達外須臾捧一匣下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有巨箱大鑊實爲衆爭攫金聲愈闕守者急欲分金弗能忍足不覺其前宰遂乘間逸衆懷金旣饜出視失宰惶懼欲走妾乃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劫金賊在衆奮拳齊毆妾抵死不釋喊聲愈厲因動行人疾入覘衆始竄止獲其一并妾所持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羣兇淫貪狀并具所失鬻產銀

數嚴刑拷鞠二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猶在懷但以犯官私出爲辭妾請御史遣人驗視獄中則宰故在焉衆語塞乃委罪於其侄潘怒并收其侄悉斃之杖下妾取故金歸籍數以報宰終爲毆所傷病數日而卒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脫者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有典籤崔簡妻鄭氏初至王聞其美遣使喚焉欲不去則懼威欲去恐被辱計無所出鄭曰第往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內卽欲逼之鄭大叫曰大王豈作是事必是家奴假冒王名耳取隻履擊破王頭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故每日恭候不敢離門後王出坐簡向前謝王益自愧乃悉出諸官之妻自是永不復喚先經被喚留內者莫不含羞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苻丕率衆圍之序母韓氏親登城審視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婦女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後賊攻城西北果潰乃憑新城固守得完襄陽人號爲夫人城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帝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第行我自爲計毋以妾爲慮紹乃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畧地至盩厔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鎮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爲娘子軍

李克用困上元驛左右有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夫人夫人神色不動聲言其誑命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若輩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許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乃自炊以享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爲威德失和好無益也會侃中流矢退還妻怒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遽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

明末李自成入大內宮人費氏年甫十六投督井不得死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甚美爭相奪費給云我長公主也不得無禮告須汝主賊擁見自成令內官審視非是以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必將軍爲之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顧勸其盡醉因懷利刃立斷其喉遂自刎死自成義之命收葬焉

崇禎辛未七月流賊趙四兒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北有竇莊乃故忠烈銓之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來犯莊五典與銓已死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悉力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

矢石并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出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
惟張氏宗族獨全冀北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寧化晏氏嫁福之曾姓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作晏
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
勝卽殺我因解藏橐悉散與之人皆感奮晏自植鼓令諸婢鳴
金賊乃退散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復以家糧助不給者拓砦
爲伍互相應援賊弗敢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詔封砦人
特賜冠帔復補其子爲承信郎

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崔寧戰屈寧妾任氏乃出家財十萬募
勇敢士信宿間得千餘人設隊伍立將校手自麾兵直逼子琳

子琳潰拔城去

荀崧守襄陽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
石覽計無從出有少女灌年甫十三乃率勇敢士數十人突圍
夜出賊追甚急且戰且走卒獲免因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荆
南中郎將周請兵賊聞救至遂散走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盜奄至以金幣列岸上
賊不取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因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也
骨肉相顧莫知所出女欣然請行曰一無所害我始願從賊果
不犯具小舟挾之去謂曰君雖爲盜得無所居與親屬乎吾衣
冠族也旣爲汝婦豈可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止所一會親族以
純好逮予願足矣賊首肯復指偕來二婢云公旣以偷爲名此
婢不應留曷若歸我舟賊旣悅其貌美又聞其言正而且順遂

載婢去女卽赴水死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悃弱葛爲善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偕葛往瑾病踰時而庫中所貯銀尚數千會鄰境因饑致亂聚徒來劫縣固無城郭賊猝至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丁力拒兩門乃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於污池中而着瑾冠帶陞堂以候賊賊至陽爲好言以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釵珥衣服諸物與賊賊感謝而去不知其陰以表識卒差人以物色捕致之自此不敢復犯

豫章謝小娥年十四嫁溧陽段氏二姓同舟貿易江湖一日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小娥亦傷腦亟自投河漂流水中爲他船救而起轉輾乞食至江寧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夢父語曰

殺父者車中猿東門草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醒不能解常書其語求智者辨之至元和八年李公佐泊舟建業登瓦官寺僧爲述其語李沉思良久忽悟召小娥曰車中猿猿爲申車

去兩頭申字在中東門草門內着東加上草頭禾中走乃穿田而過一日夫一夫加日殺汝父者乃申蘭殺汝夫者乃申春也小娥泣謝密書之裏衣誓訪二賊以復寃遂更男衣傭保江湖間至潯陽郡遇召傭者應焉問其主卽申蘭也小娥駭異心雖憤恨貌愈恭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靡不委托每見已舟中之物未嘗不暗泣蘭弟春家江北獨樹浦一日忽携大鯉及酒夕詣蘭室羣賊畢至歡呼酣飲諸亮旣去春沉醉卧於室內蘭卽酣寢於庭小娥乃潛鎖春於戶抽刀先斷

蘭首呼號鄰人一時并至相與縛春獲賊萬計一併解官餘黨
數人亦已默記其名悉懇擒戮太守張公嘉其節孝免議釋歸
小娥因大讐已雪竟剪髮爲尼以終

漢李夫人病篤帝臨幸榻前候之夫人蒙被而謝以所生子及
已兄弟爲托上曰夫人殆將不起第一見我當加賜千金并如
所囑夫人曰事在陛下妾復何言再強之遂欬歔轉向內牀上
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何難一見奚爲恨上至此夫人曰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情替情替則恩絕上之所
以戀戀於我者祇以平生容貌故今已衰毀見必委棄尙復肯
追思憫念哉我所以不輕見之者正所以動其憐惜乃深於相
托也及卒上果痛憶之不置

何無忌夜於屏後草檄文其母劉氏牢之之姊也登梯窺覘嘆
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因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益喜因爲言
桓玄必敗爾事必成以曉示之

唐竇太后小時頭禿不爲人齒遇七夕例看織女河謂之乞巧
家人獨不許其出戶俄有神光照室自此髮生姿容絕麗

永樂庚寅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至臨武薨謚恭獻妃朝鮮人穠
粹善吹玉簫後朝鮮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卿尋遣歸自
是貢女不至臞仙宮辭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
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
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遼亮月明中是時
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俱朝鮮人 按王司綵順德

人選爲女官權妃重之特推同輩之愛固辭妾媵婦何敢充
下陳上愈重之 按萬曆甲午平秀吉欲進女求封朝廷駭
甚不許彼肉食者未知先朝故事也

江西僉事宋儒寧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有子矣而女
卒臨絕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誰料
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著蘆花叢說以爲嘉定民家女詩與此
不同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
教兒女衣蘆花

范靜妻沈滿願有集三卷真不媿隱侯之貽厥也竹火籠詩剖
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白和薰氤氳擁翠被
出入隨綉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殘燈詩殘燈猶未滅將
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折楊柳詩征人久離別故
國音塵絕夢裡洛陽花覺來蔥嶺雪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事相類

宋胡淑修宿之女嫁李之儀讀書善屬文嘉祐中從其祖母至
內庭光獻皇后拊之曰是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之儀母死淑
修躬自負土封穴哭泣不輟手植松遂成茂林

倪夫人盧氏諱允貞江寧人布政盧雍之女年十八歸倪文毅
公岳當翁文僖休致時文毅爲編修與盧歸省遇家回祿文僖
不樂盧盡出奩資購屋材建大楹以紓其憂生子不育爲文毅
置妾略無妒忌能詩有恒齋稿復能圖染有璇璣圖九歌圖甚

精妙早卒文毅自誌其墓後追贈夫人說楮

天祐中嚴灌夫娶岳亭女慎氏同載歸斷春數年無嗣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旣登舟留詩爲訣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覽詩淒感遂與偕老

宋少帝時南徐有士人從華山往雲陽悅逆旅處子無因得遂獲心疾垂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比至女門牛打不行女粧成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奴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開而女入因合葬呼神女塚說楮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長安崇聖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整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分甘餘話宋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吃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言實可爲萬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買愁集侯夫人煬帝宮嬪也才情藻逸容華絕代帝旣幸迷樓後宮不得進御夫人悵鬱經年一旦自縊繫詩臂上左右取進帝反覆感傷往視色猶如菝花也自感詩云庭絕玉輦跡芳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又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

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又自遣詩云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
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又妝成詩云妝成多自恨夢好却成
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南北朝宋文元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
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
妃生子邵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
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
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
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
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
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於顯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

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
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
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
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掇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
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
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
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
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南史

五代周世宗宣懿符皇后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
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
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

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不敢迫周祖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爲父其母謂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卽位冊爲皇后世宗亦急每怒左右后必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諫止之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葬於新鄭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入宋遷西宮號周太后

五代史

宋沈貴妃宰相倫孫女祥符初以將相家女選入宮爲才人歷美人婕妤充媛爲人淑儉少華上以其家世厚待之真宗將冊后問叅政趙安仁以沈氏對翼曰又語王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必以此言彼常爲倫門客上以爲然仁宗慶曆四年封爲

德妃進貴妃薨年八十三諡昭靜

宋史

明陽夏王妃劉氏陳州人順之女始生時異香襲院年十二辰起頰面見二金鯉於盆中掬之遂隱明年嘉靖壬寅奉詔選爲陽夏王載堊妃時祖母李以艾灼其面竟無傷以嘉靖辛亥冊

封性孝謹宗藩內外稱賢妃云

吳武烈皇后

吳氏孫堅聞其才貌欲委禽父拒之堅慚恨后謂親戚曰何愛一女取禍乎遂婚許爲堅夫人初孕夢月入懷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會稽功曹魏騰嘗忤策將殺之后乃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賢禮士舍過錄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投此并耳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后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建安間曹操責權質子權將周瑜詣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后是公瑾議因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爾我視之猶子也汝兄事之引見張昭等屬後事尋薨合葬高陵黃龍初追尊武烈皇后

忠懿王倣妃

孫氏名太真性端重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盡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尚儉約非受參謁宴會未嘗爲盛飾倣之征毘陵也孫居國城內時時遣內侍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外凜畏如王旨漢乾佑二年承制拜夫人周顯德末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宋進封賢德順睦夫人開寶九年隨倣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

章懿太后

李氏入宮初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王叙墮妃惡之

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喜已而生仁宗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慶曆中改謚章升懿祔太廟以后帝李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旣而追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子瑋

明孝惠皇太后

邵氏憲宗妃世宗祖母也父林昌化人入杭州爲賤業后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後許一指揮親迎墜馬死其父克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憲宗聞之曰杭州兵家子耶居外院未得進一夕月下詠所著紅葉詩憲宗過而微聞之遂召幸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爲貴妃生睿宗及雍岐二王睿宗分封典國后不從爲賦思親焉世宗入繼太統太后老目肯喜其孫爲帝撫世宗身自頂至踵世宗元年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嘗言女子入宮至苦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後選女毋下江南亦見我開恩於江南女子也在宮闈五十餘年莊順自持不私其家每戒諸弟姪曰吾家起行伍賴祖宗積德荷國恩至此汝輩慎位保身毋負國恩堯上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台葬茂陵

梁氏

梁氏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亟走出不敢言已而入至者衆

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世閻妻性貞慧知禮其在父母家及事舅姑動中禮法足跡不出戶限世閻用門功爲管軍百戶南戍錢塘錢士女競專游衍子確謂其昆弟曰盍亦奉吾母爲樂乎治游具請於母母曰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恣逸樂耶確等慚懼退

青閨集

淡食老人集

婦女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

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隴蜀餘聞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

寺樓脚跌而化今肉身存焉

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

好跌坐食栢葉天啓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利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買愁集載秘辛云建和中保林吳姁以詔下中常侍超趨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第第內譙課食時商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俯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屢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省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鬪髻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

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接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
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曾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
處墳起爲展兩股陰鈎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

又周德華劉采春女也每當春時喜獨行郊外或見楊柳垂垂
則採其枝結爲同心隨流水放之每放一枝則歌云碧玉裝成
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
又朱淑真每至春時則下幃趺坐不許侍婢開窗云不忍看春
光也嘗作送春詞云樓外柳垂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
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
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蘭芳蕙芳金閨賈人女也淑姿窈窕性耽蘭蕙父築小樓居之
倩名人畫蘭四壁二女日夕吟咏於上聞楊用修作竹枝詞云
西吳有竹枝詞東吳獨無竹枝詞乎作數闋云姑蘇臺上月團
團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一虎丘
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鈿施
山僧二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
半入吳江半太湖三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
玉骨歸何處不及貞娘葬虎邱

又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宗賈湘中數年不歸蘭一日見雙
燕喃喃因呼與語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來必由湘中爾可寄
我婿音耗否言訖淚下燕飛鳴似有所諾下泊蘭肩上蘭作詩
繫燕足云我婿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殷勤憑燕足寄與薄情夫

燕遂飛鳴而去明年春夢燕歸足有繫詩云三年離恨憑誰訴
夢裡幾回回又錯爭奈楊花撲面飛春陰不認歸來路蘭驚暗
泣云卽不歸矣遂卒

崔涯妻揚州雍總校女也儀質閒雅夫婦甚睦一日崔小得罪
於雍雍勃然仗劍入室立令女剃髮爲尼涯悲泣不聽分疏親
戚揮慟送涯不得已裁詩留贈云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
不堪聞嫦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崔自此不娶

王珪妹美秀有才適貧士鬱鬱失懽二十而髮蟬憔悴一日歸
見歌舞滿堂一姬嫣然問之年二十矣王妹恹然贈以詩云昔
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

勝人間

盧貴人名桂芳扶溝盧大亨女嘉靖癸亥詔徵民間淑女文行
者應召入宮以大篆見寵肅皇帝佩印綬掌一切書翰之屬先
是貴人年十三亨齋其所書大字七文曰帝德廣運仁者壽詣京
師請獻當事者寢其奏不報明年是詔下儀部卽中龐公遠始
白大宗伯李公春芳檢亨前奏檄貴人名下豫藩敦逼焉貴人
事肅皇帝凡三年而性竒敏於書無不讀尤究心國家鉅務每
承顧問多所獻納纒纒而譚上聽之惟恐竟居恒呼我文曲星
也年四十五卒初貴人之生甫三齡母王見背仲母劉養之其
舅氏偶提抱去夜半忽啼甚問故曰聖人撻我不讀書耳舅驚
佈其言遽以歸自是穎悟異常亨授以尚書論語列女傳諸書
了了也一日從亨遊庠中明倫堂屏上鐫宋狀元文天祥大書

魁字徑八尺許貴人顧誤良久恍然曰得之矣急呼毫摹之輒
出其右時博士胡公伯涵視邑篆聞知召試見其墨花飄舉率
人所不能胡公擊節稱善前亨語曰此香奩中竒也蓋貴之亨
唯唯退出遇一孝廉某呵導辟易市人貴人曰斯豈孔子鄉黨
恂恂如耶某聞而訝之於是無遠近皆知盧氏有神女子惜哉
蚤年入朝所遺文墨最少今家藏紙大篆一幅耳楮腐色剝幾
不可觸而韻態隱隱飛動真仙筆也大亨以貴人貴歲給祿米
帑金文綺若干賜冠帶者十三人除其家更錄傳者曰余蓋聞
之長年云貴人作方丈字以沙布地伸紙於其上束麻爲筆漬
墨引行足挽成鈎撇投衣墨窻中擲以爲點小字又細如蠅頭
也受知世廟正方士用事之會廷臣諍之弗聽貴人一農家女

有所獻納而上聽之則惟恐竟焉於戲此豈直以染翰流香已
哉作貴人傳

買愁集岳州徐天寶妻被擄來途經數千里主者數欲犯之而
終以巧計脫蓋寶妻有令姿主者弗忍逼也一日強劫之因告

曰俟妾祭先夫乃爲君婦不遲主者喜乃焚香再祝南向飲泣
題滿江紅詞於壁投大池中而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
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
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
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蜀主祈時於青城山青城令獻美人張麗華蜀主幸於齋宮是

夕風雷大作麗華殞玉後有法師秦若冲者誦經巖中見竹陰
一女子號泣而出掩袂微吟云獨臥經秋墮髮蟬白楊風起不
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若冲爲之誦九轉生
神經水火鍊度明日女子霓裳霞帔斂衽而謝曰妾隨金簡出
幽冥矣

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夫棄家爲金真素留之不能遂束髮着
冠入吳山二十年後遺隣女詩云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
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
玉簫聲斷采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蒼苔補道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叔
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

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
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
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
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幃自蔽申獻之前議客
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
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
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
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娶居會稽家中
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
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別榻道韞風韻高邁
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

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

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晉書列女傳

唐劉玄佐母太康人至賢佐貴母常月織一絁示不忘本數教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思而父吏縣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可乎佐感悟待下加禮焉

宋婁鵠妻佚其姓氏家貧有故人至鵠使妻借米於鄰人鄰人不與妻解衣易米歸後鵠爲刑部鄰人犯法欲重其罪妻諫而止

元太康趙時敏母睢之襄邑人性治家嚴有法課子孫耕以自給諸子早夜無敢怠惰時敏頗不事生業一日將遠遊從師母喜

曰聞汝欲求師遠方吾積有錢百緡爲汝費且治行囊衣裝而遺之後時敏登科累任至大學士封母天水郡太君

明胡嫗齊氏義乳母也家貧爲齊門乳母闖寇亂齊氏男婦悉遇害惟乳婦攜已女併抱齊氏孤兒逃竄勢危迫不能兩全乃捨已女獨抱齊兒一晝夜達齊氏外祖家撫兒成人以延一脉

閨者義之歿後齊姓感其恩以禮葬之至今春秋拜祭其墓國朝劉氏西華李文耀妻孝勤端淑樂施予見有寡乏無不佐

姑與夫共拯贍之乾隆四年歲有水祲猶追念姑遺命以所紡織餘積八百金命子上林具呈助賑上憲嘉其賢爲題請建坊

旌之

普氏沈邱貢生劉劬妻年十四值姑唐病篤欲見媳因而于歸

時劬家貧甚奉侍湯藥艱苦萬狀閱二載唐歿事繼姑段亦盡
孝數年段又歿遺幼叔勞方三歲幼妹方六月翁與夫俱遠館
於外撫叔妹體恤周至婚嫁辛瘁後析居勞奉地一頃二十餘
畝不受勞跪懇乃受之以申其意然地所出用施貧濟危不一
粟入私囊也及卒囑子世貴曰此地須作善事不可肥己雍正
十二年建廣惠堂貴成母志卽以地捐入焉制軍王旌曰慈善
貽謀

徐烈母寧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
申左公啣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
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尚書忻郝侍郎晉徒步以
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
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
之勿以我爲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
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
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璉爲予說王阮亭
池北偶談李尚書道甫三才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
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
艷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旣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恠問之曰
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匱側七
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又云梁徐悝妻劉氏令嫻考緯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悝文清綺
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嫻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

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
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暗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
質既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排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買愁集世廟時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宮監匿閉無寵抱憤
而卒臂上繫羅巾有詩云悶倚闌干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
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塔天色淨風吹金
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爾何

崔玄有妹能詩悔失節一薄倖人遂悲惋自悼終身不復覽鏡
因題破簾云已漏風聲擺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節無復有心

又王京卿義妾傳王公蜀人官卿寺因無子娶二妾未幾罷歸
貧無以爲衣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號去一

堅欲從方商權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
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
願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詒之曰汝議最正然
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逆其意汝盍自爲謀乎婦以情懇
之母得請甚善即不諧約汝二姊及家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
許諾因曰歸而得請從君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同當以死
謝君必不忍偷視息人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
此耳伏案大慟淚如雨週案頭下泱於地公爲動容公爲動容
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翼早使僕往覘之妾聞僕至欣
然出問公夜來安乎念我乎亟歸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
來入門向公失聲慟曰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異再世問所以

不言詢諸侍婢始知婦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二姊
及僕婢輩勸解再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易新衣衿帶間縫
紅百結遙向公再拜已又潛向母拜蓋欲於是女自縊也偶一
婢慕見之亟奔告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欲
從公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與汝偕
也是以得婦公聞言感甚願卽中僅兩輿力不能再辦一輿且
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乃以輿舁妾及妾母而身策蹇從
又王孺人再生傳澄源張公諱奇謨予岳翁也爲予言岳母王
孺人生三子一女矣及再產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攝至陰府
官人坐堂上隸前稟逮某氏等至回視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
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後堂隨衆跪階下見穉子滿丹墀有
週年者有數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卧或行或
匍匐妍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相毆者獨自
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爲料理隸稟如初夫人目衆
婦曰令汝等來無別事兒輩待哺爲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
無乳故自家兒倩人乳焉能爲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鄒平
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檢籍久之曰幾誤渠尚有三
胎一長命者最後一兒取之來今尚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
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產兒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爲予妻封孺
人即夫人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又燕婦奇妬說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
好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

事予甚重之士戊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
適爲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
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效若是
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偕婢子暨
僕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
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齒噤手握兩
目瞑涎出頤頷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
適過門入視爲癡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諸人對以故父
佛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延予治得復
生子曰此於理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子過而子願誇以
爲功乎劉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竒妬死恨不早而子活之
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阮
簪雲樓雜說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豫章余真
卿慕而娶之任居閩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
束髮者甚急因反戈創焉追獲九人及署盛怒而胥之入且將
殺之任聞真卿以怒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愚何知因縛急求
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盍少原之而開以更生之路真卿拂衣
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矣何相寬之甚也任復歛袂進曰
公惠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靳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真
卿意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易耳幽之圜而截其髮以訊
則纍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歿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长
也

見聞錄云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已相定楊氏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則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振肅幽韻娛耳握其髮圍手八盤墜地加半黝髤可鑒真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諸姬愠甚一姬為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欲需不惜多致之復委曲周旋以娛其意貴人亦時向人賢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馳數月回廣陵姬音啞而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皆其以物害之也夫入宮見妬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見猶憐有幾人哉

曠園雜誌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為婦有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王故妻婦曲意事之甚見

曠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本富室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往還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釋笄薙辮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戮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隙窺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咸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啟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偃僕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鞅巧脫狀親隣皆來賀事聞邑令給牒獎許曰奇女子

述異記康熙三十五年閩唐嶼鎮諸生林國奎妻鄭氏夫死守節有叔文芳以言挑之氏怒割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又為謾言投其子書篋中氏見之大怒又割右耳氏父煖訟於官卞中丞永譽親鞠於轅門觀者數千人重杖枷示民大悅時大旱是日大雨氏俄而雙耳復生完好如初蓋天顯奇節古今罕見事也江西志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令其服役其子東山啟之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夫人年已八十嘗於郡圃種苧躬績紡以爲衣平生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何心哉

監懲錄

寶訓箋註信州周氏婦賢而有才其翁周才美令理家務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不敢順翁以逆天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婦曰未也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用入者今用出前用出者今用入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科

唐時南海有盧眉娘者生而綠眉細長人以眉娘呼之唐順宗初南海貢奇女郎眉娘時年十四能於尺絹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米而點畫分明又能五色絲一縷分爲三縷於掌中結飛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有執幢捧節之童不啻千數其蓋廣一丈重三四銖自煎靈香膏傅之順

宗嘆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宮中日惟飯胡麻二合元和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睿娘不樂宮掖遂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尸解後棺中僅一藕履云

鐵鉉爲布政靖難時歿節二女皆國色成祖怒皆令入教坊數月辛苦萬狀誓不受辱時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長女詩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妝鏡雨淚交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云骨肉傷殘事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肯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楊盈川姪女年十四歲能詩及笄與中表弟悅因寄新妝詞云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弟答新妝詞云娟娟月入眉整整雲歸鬢樓上弄妝遲簾外風移影斜窺秋水長軟語春鶯近無計奈情何只有相思分竟同日殞楊哀之爲之合葬人號鴛鴦塚羅鄴詩云詩情酒癖總休論病裡時時畫掩門最是一生愁絕處鴛鴦塚上欲招魂

李易安適趙明誠平生同志誠在太學朔望告謁出賃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咀嚼展玩後連守兩郡竭力以事鉛槧及卒爲文以祭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旣墮憐杞婦之深悲後竟墮節再適非人安恚惘無聊秋日作聲聲慢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

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鴈過也正傷
心却似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懽摘守着
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
怎一箇愁字了得

安生徐姓姑蘇人美丰容善寫蘭竹梅花兼善書歸海寧陳太
學爲小星太學就選長安挈安偕往安偶於中秋步月邂逅少
年陳生不能定情遂與訂約憐陳生之麗容也已而太學偵知
獲陳生將鳴之官而陳生兄弟相率奪生竟斃太學由是隣里
共執安陳詣御史御史御史訊之安聲聲訴冤且云兩才相愛非爲淫
也御史憐之命各呈詩陳詩先成云明知美色是妖孽誰能督
見心如鐵鴛聲巧喚不由人兩兩挽就相結思只圖地久與天長

詎料所天病欲絕今日李若代桃僵抱恨黃泉滴紅血御史命
安不得換韻安執詩泣亦成一首云恩情總是前生孽非關怕
守衾兒鐵癡心要學卓文君衾生穴死深相結一朝夫病病後
亡爰書未就情先絕可憐人草可憐詩聲聲啼出杜鵑血御史
深憐之云吾不忍刑汝今釋汝可爲尼以謝前罪安涕泣堅欲
嫁陳生御史怒斷云夫病不湯藥夫死不衰麻坐死何疑已而
奉旨如律安遂與陳永訣書燈下復草永訣詩十一首次早就
刑仰天嘆曰爲陳卽死死亦何恨踰三日陳無疾卒於獄書云
媿妾麗姿沐君過寵小星是託皦日爲盟方嗟未了塵緣因意
遽成幻泡固歿生之有數卽悲戚其何裨况八還已悟無還而
三昧應知不昧宿根旣淨幽壤皆怡獨因瓊玖未酬一段精誠

不泯無由執手尤切傷心聊識短章代爲永訣不得終韓娘之
題葉或可効蕭氏之遺環淚與情俱語隨氣盡千祈白玉萬勿
余珍詩云枝上鶯聲水上萍嬌花冉冉草青青一場好而今醒
環佩香飄月滿庭又文不成名詩不勲半生俠烈竟何聞空餘
幽恨漫天際化作愁霖與怨雲又蒲柳從來不耐秋况爲風雨
久相讐人生滋味只如此簡點癡腸付水漚又瞬息百年同一
夢玉候螻蟻總歸墟所悲未得酬知己幽恨綿綿無日舒又幽
幽夢傷心心轉悲幾番彈淚濕衾裯可憐寂寞窗前月來夕清
光照阿誰又殘燈挑盡已三更萬籟無聲月轉明收拾荆釵與
裙布淒然一曲訴衷情又春縱繁華有了期花催不必爲花悲
梁園詞賦君加意妾在黃泉也展眉又風雨瀟瀟一院涼寄來

宋玉莫悲傷上林花木渾如錦開盡江梅有海棠又光陰逐却
指間彈已悉人間行路難從此脫離煩惱去任從長夜自漫漫
又香風縹渺步虛聲天上應聞白玉京只恨漢書猶未就頻焚
筆劄意縈縈又從今煩惱卸眉端荷可爲衣露可食自去自來
人不識洞簫吹徹碧空寒

瀟湖梁公女意娘與姑表李生通李別去憶娘作歌寄之云落
花落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斷斷腸腸欲斷泪珠痕上
更添痕一片白雲青山內一片白雲青山外青山內外有白雲
白雲飛去青山在我有一片心無人共君說願風吹散雲訴與
天邊月携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相思曲未終淚滴水絃斷人
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深尚有涯相思渺無畔君住湘江頭

妾住湘江^江尾相思不相見同飲湘江水夢魂飛不去所欠惟一
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憶短相思兮無盡期早
知如此絆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

新嘉驛有女子題云予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笄嫁於燕
客具林下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今
早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鞭笞亂下辱等奴婢氣填胸臆幾不能
起嗟乎紅顏薄命歿何足惜但恐湮沒無聞故忍歿須臾以淚和
墨題詩於壁庶知音讀之悲予生之不辰也詩云銀紅衫子半
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又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
成千淚垂馮猶子和之云千秋紅粉盡成塵詩句猶留夢裡身
恰似太真香襪在行人指點馬嵬春已嫁從夫怨阿誰換花換
馬亦何悲忍將無限閨中苦換取詩名壁上垂

教姬杭之右姓也黥中某孝廉者過杭而攜之至姑蘇半年孝
廉卒姬亦殉芳僕竟載孝廉柩歸遺姬於尼菴吳中陳孝廉過而
哀之爲買牛畝於虎丘鐵花菴畔將擇日而窆焉時有別駕携
二姬之任亦相繼含玉別駕解組去而二姬之柩塵網公廨中
陳孝廉并爲之治緇同教姬而合葬之嗟乎南國香消不見帳
中之面天涯萍聚空歸月下之魂能不痛哉銘教姬墓云舍爾
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沉淵白雲欲歸青松半筵永寧
貞魄鐵花秀嵩何以比德潭影蘿煙銘二姬墓云行卽此路違
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雁環佩游仙嘗留一道堤

上春還又酹三姬詩云綉屏曲曲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
上采雲秋共散欲搴芳桂吊湘魂 一露萎蘭芽冷玉塔水萍離
合總天涯休嫌花事須臾散相逐南征有鳳釵二蒼霞片片玉
爲肝幾瓣飛花點翠鈿誰謂紅顏嗟薄命劔池流水自年年三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共一邱夜半月明連袂出可中亭
畔聽吳謳

武林姬小青十五歲適某某內妬婦也結褵未久倍加詬

之別室姬因遺某夫人書抱鬱而終嗟乎容華無 鳳舞

鸞歌寂寞誰憐斷送月沉花謝百年苦樂由他人一旦紅顏爲
君盡非姬也耶書云關頭祖帳迥隔人天客舍良辰當非寂度
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爾

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中一憑闌女

屏

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
此執拂狡鬢偷近卽側將無似姊于時角彩尋收纏綿徹曙寧
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棲猶語嗒
聲日爲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
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則辱以當鑪去則
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雪裏前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
洗妝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
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兩殘笛歇謾謾松聲羅
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泪鏡潮夕泪鏡汝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痰
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

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快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
靈速豐茲盡彼理距能變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
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滿量不殊斯何必紫
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歿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
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繡衣
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
一絕亦是烏歿鳴哀其詩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
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
坐我綠陰床髮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
在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言及此痛也何
如附詩云百結迴腸寫泪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
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張麗貞吳江女子鍾情所至悞奔匪人遂致陷獄其獄中自序
云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致今日終身之誤剝面無皮還
顧影以自憐更書空而獨語妾本吳江望族曾解披章閨閣幽
姿未閑窺戶北堂恩重瑯函深貯掌中珠南浦春明金屋週遮
機上錦况值髫年二八忍忘律戒三千夫何隨父膠城寄居椽
舍溺女奴之長舌來奸套之籠頭漫誇國士之才計諧占鳳妾
數家嚴之慝悔擬乘龍伊旣曲訴其悲思儂亦頗深其怨慕自
謂知書識禮不妨反經爲權逐張倩之離魂重門夜出持樂昌
之破鏡永巷宵奔天明而至荒郊日暮而棲別館一朝消息漏
道旁笑破朱唇三尺典章嚴堂上嗔生鐵面雷霆劈開鬼膽冰

鑑照出妖形爲訪婚姻並非媒妁所圖媿婉竟是人奴方知假
假真真神呆半晌已悟生生世世罪大迷天延息之入囹圄撫
心而傷塵土淒涼夜柝坐來墻角鬼燐寒憔悴春華睡起夢中
鄉路杳青草黃泥畢竟魂於今日白雲紅日見慈母以何年嗚呼
碩鼠拖腸羗螂化羽倘青蘋之得薦尚白圭之可磨已決策於
外黃世無張耳誰錄瑕於蔡人是季心已矣蛾眉淹然蟻命圖
再新而不得伏九死以何辭漫訴衷腸十首怨詩留客即可憐
骨肉一絨清泪寄吾家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明玉珍兵亂懼爲所掠乃冒男子
混處民間旣而被擄居戎伍中七年人無知者復從玉珍攻雲
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蜀人稱韓貞女云

晉李女名秀父任寧州刺史光熙元年寧州諸蠻叛攻圍州城
會毅病卒州人以秀明達有父風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
固守城中糧盡爰鼠拔草而食旬稍急輒出擊破之城賴以全
明孫彬妻謝氏江南人夫爲廣南衛軍永樂初氏隨戍交清
化衛生子敬夫卒氏守節久之有詔復安南國歸廣南同戍者
強敬邀海而南潛歸吳下氏諭之曰汝父占戎籍汝私還勾牒
必至是罹罪也且滇吳萬里浮海巨測萬一不幸而葬魚腹而
及其爲若教之乎乃與敬匿神祠中暇同戍者過盡循故道
歸孀居五十餘年壽八十八終敬後以軍功授本衛百戶
明趙宣妻朱氏右衛人年十九夫卒誓不二時南寧伯毛福壽
征麓川回在滇謀欲娶之氏曰善爲我辭必欲相強惟有死耳

卒不能奪守節五十七年壽七十六終

施于身妻嚴氏昆明人于歸甫七月于身以公車北上不第授
仙居令值流寇猖獗道路阻絕嚴毀容斷髮率婢針黹以養翁
姑沙賊陷滇翁姑相繼歿拮据續葬兼爲夫弟冠婚授以家事
時兵戈搶攘恐不能自全屢以死計因姘防視得免迨後氏髮
皓鬚于身忽歸夫婦不能相識觀者咸爲嘆息

卻愈謙妻阮氏昆明人名端通書史年十八歸卻次年流寇入
滇闔家航昆池避亂爲賊搜獲氏已編髮聯衣於晏公廟前自
沉而死賊大感悔卻氏一姓俱得生全舟中几杙上寫詩三首
一曰烟波杳渺浩無涯肅羽哀鴻集潏沙風吹碧浪千層逝那
箇雲邊是阿家珊珊環珮已飄零汨汨濤聲不忍聽雁逝長空

猶有懼魚潛水底豈無驚白楊夕照何堪挹青塚淒風自足鄰
欲識此心何所似翹首西山月一輪三日家室飄搖歎陸沉涉
險乘航意未申繡閣絲牕惟夢到葬入江魚不染塵

大清邱成章聘妻金氏雲南昆明人氏年十八將嫁前三日夫暴
病死氏聞欲往奠父母未允其請氏志在必往於是聽之遂盛
裝登輿至邱門上堂拜見舅姑及長幼諸親繼喚其家婢僕出
叩畢入室更纒麻詣靈前哭拜如禮撫棺又哭至柩旁坐久之
又拜靈易素服拜別舅姑諸親而歸次日除夕猶奉父母酒元
旦拜祖宗拜父母畢易白衣偃卧不語不食父母苦勸終不開
目至初九日卒

雲南志

元燕帖木妻脫脫懷氏蒙古人其夫任副樞密梁王命率兵於

曲靖以禦明師兵敗於白石江馳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王乃鴆其二男一女命侍妾曰我死舉火焚屋勿令辱我遂鴆而飲死雲南志

明東欽妻盧氏河南光山人翁任御史以事謫戍通海衛未至卒有司迫其夫行氏踏至通海未幾夫征和泥歿於陣氏日夜號痛勵志自守有張姓欲求聘氏不從自縊於室救之復甦張乃謀於其夫之妹給之從已遠避海外氏佯許之至海畔投水死迄今死處水清如練者數尺雲南志

大清祿永明妾祿氏東川府人二子應龍應鳳先後襲土知府皆爲安氏謀殺衆議承襲不決氏遂繳印請改設流官康熙三十七年奉旨給贖養終身雍正七年具題贈恭人表其墓

大清劉崑妻張氏四川人夫任烏蒙遊擊氏隨任雍正八年八月祿賊叛其夫力戰死氏聞卽抽刀顧兩女易璋可璋曰我爲命婦汝爲官女義不可辱於賊揮淚而自刃之謂妾吳氏曰汝尚可無死當撫孤以存劉氏吳泣曰願同死子不能顧也亦自殺氏遂自刎死越八十日賊平始獲屍容顏如生

大清隴慶侯母祿氏烏蒙土府祿天倫次女雍正五年慶侯襲鎮鎮雄土府以匿奸革職改土設流夷衆欲構亂祿氏諭之曰我祖宗千百來以忠誠著績今日之事宜安氣運不可妄動衆始解散及八年烏蒙賊叛煽誘鎮雄諸夷祿氏復飛馳各寨申諭大義情詞激切至欲自殺衆咸感悟氏身率屬夷環守州署協濟軍糧城賴以全總督鄂爾泰建坊旌之曰閨中忠臣題請封安

人給官田二十畝以奉祀事

雲南志

漢曼阿娜妻名阿南樛榆人元封間其夫爲漢裨將郭世忠所殺欲妻之南曰能從我三事乎一作幕次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一令國人徧知禮嫁郭皆如其言於六月二十五日聚國人張幕置火其下阿南俟火熾乃焚夫衣遂躍身入火國人哀之後每歲是日燃炬相傳爲帛阿南又名星回節

唐鄧賧詔妻名慈善鄧川賧人開元間南詔欲併六詔爲一國星回節召五詔宴會松明樓慈善止夫勿行不聽乃以鐵釧約其臂而別及南詔火其樓各詔妻尋夫骸不能識獨慈善認釧得夫骸以歸南詔異其慧以幣聘之善以夫未葬爲辭乃歸治葬事竣堅閉其城南詔發兵圍之三月食盡盛服端坐竟以餓死南詔悔旌其城曰德源

元段功女名羌娜一名僧娜大理人至正間其父爲梁王所害娜志在復讎後將歸阿黎氏出繡旗示弟寶曰我自省事之日卽聞父冤欲復讎於梁王專待汝長成繡此旗今七年矣我歸借兵夫家汝亦提兵來會此旗爲符咏詩而別

明奉祿妻猛氏順寧府人土司猛雍女夫任大侯土官嘉靖間父惑於後妻欲改嫁土舍奉誥會氏歸寧誥以木邦兵攻大侯掠其夫氏素衣獨居一樓父諷其服飾之陋女曰夫存亡未可知欲與俱死何心改服乎父約奉誥將逼之氏佩刀自防數月父乃餌以毒氏恨不見夫雷緬書一紙詞氣甚悲巡撫王啓遣官祭奠且爲之贊曰此鷄悍兒女怒猛虎亂夫家散嗟嗟何日

見夫面君不見祭家姬雍家先血濺又不見劉家母王家翻受
禪吁嗟女兮豈不欲效雙飛燕破鏡難成片一紙緬書流血撰
黃泉路上見夫面

明夜梅順府人焚婦萬曆間木邦侵境兵勢甚勁郡中男
子與之敵者皆北婦持尺劍敗其黨者十餘騎自是木邦兵不
敢犯

明木青妻羅氏麗江府人夫任土知府氏嫁十年夫卧病竭力
調治卒不起方在閔凶適有番寇慨然曰彼以我新遭喪子在
襁褓婦人無能爲耳乃親擐甲躍馬先士卒一鼓克敵邊鄙寧

明阿曩景東府人士知府陶瓚祖母正統間麓川叛寇壓境阿
曩諭瓚率兵禦之斬馘無算賊悉遁總兵上其事封淑人褒賜

甚厚

大清孫某聘妻徐氏蒙化府人夫名失傳年十四許聘以翁父俱
歿不能嫁娶康熙十三年僞弁孫龍韜徵糧於蒙聞其美遺以
金帛遣悍卒登門逼娶母兄無計女自度不免因給曰少待梳
粧遂扃戶取孫姓聘物洱海紅布纏身自縊死合郡驚視顏色
如生各捐金殯葬康熙二十九年同知陳文成復以禮改葬豎
碑紀烈

明宋氏金華人夫姓名失傳任閩中守洪武間被誣死獄中氏
與其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氏奉姑以行有題郵亭壁
歌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耻幾回欲葬江魚腹姑
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勤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

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嘉靖十六年御史陰汝登立祠以祀
三十二年御黃中刻其詩於祠

崔玄暉母盧氏嘗誅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
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贖貨充足
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
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
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
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
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
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

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曹奐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
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
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
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
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
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人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
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
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

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池上馬炎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笞妾甘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